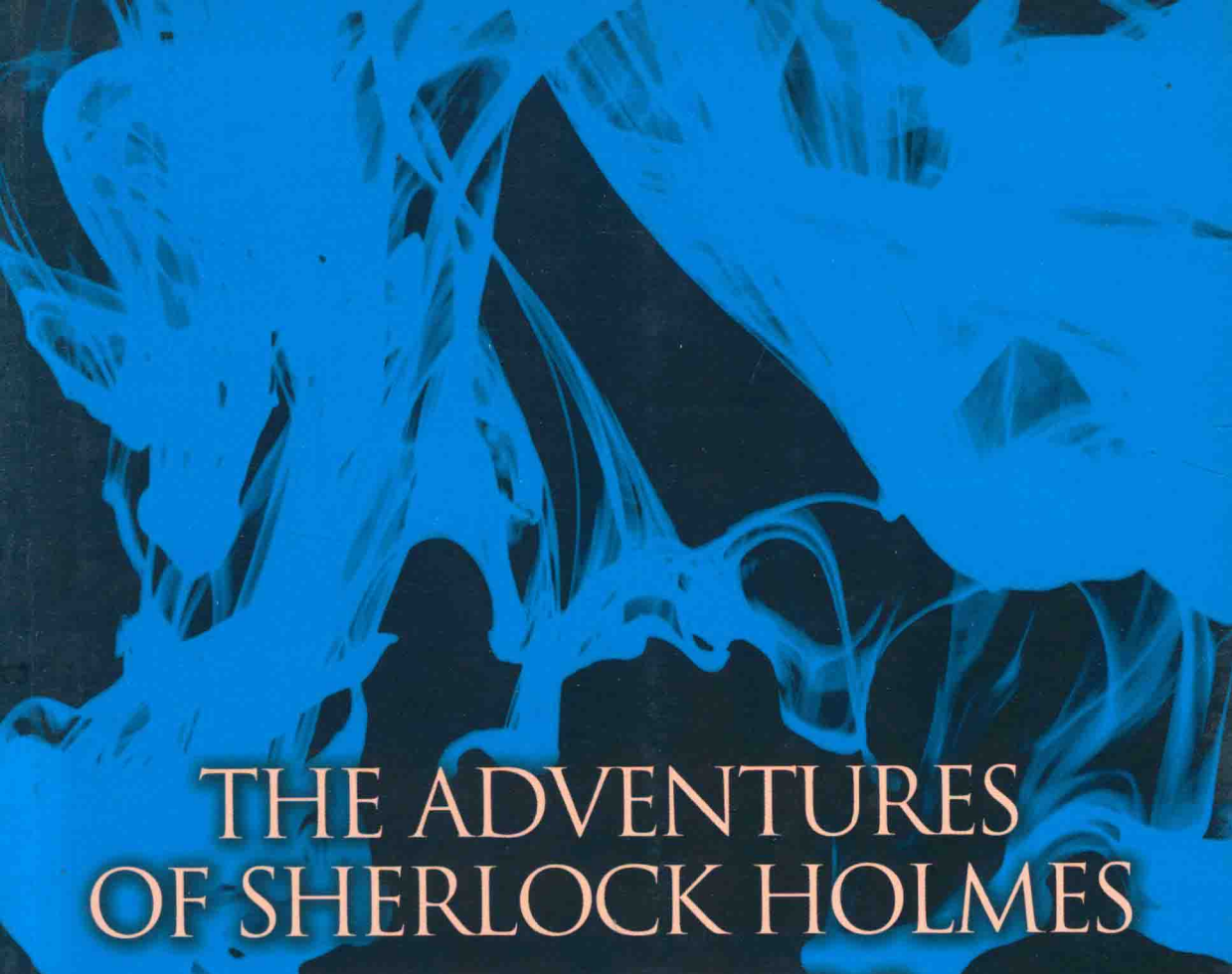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ADVENTURES
OF SHERLOCK HOLM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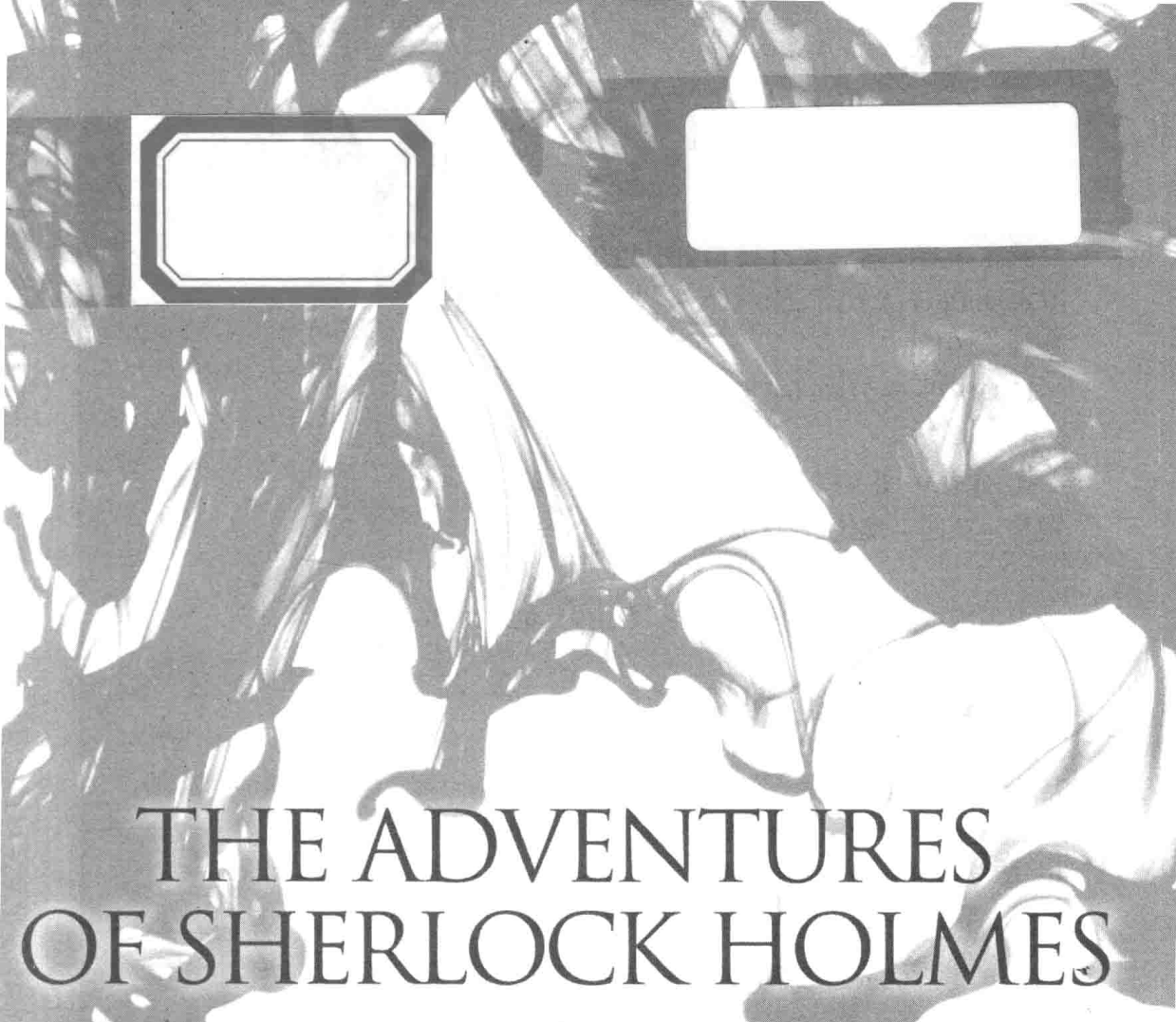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
探案全集

畅销 100 多年的经典之作

(英) 柯南·道尔 (A. CONAN DOYLE) 著 | 余林◎译

4





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

畅销 100 多年的经典之作

(英) 柯南·道尔 (A. CONAN DOYLE) 著 | 余林◎译

4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/ (英) 柯南·道尔
(Conan Doyle, A.) 著; 余林译. -- 北京: 中国画报出
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46-0498-6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余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
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4846 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(英) 柯南·道尔 (Conan Doyle, A.)

译 者: 余 林

责任编辑: 卓 娜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q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 开 (787mm × 1092mm)

印 张: 73.25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498-6

定 价: 98.00 元

目 录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SHERLOCK HOLMES



最后的致意

- 死亡追踪 / 2
- 纸盒里的人耳朵 / 22
- 暗语揭秘 / 40
- 潜艇图的追查 / 55
- 福尔摩斯之“死” / 77
- 郡主的失踪 / 87
- 魔鬼脚根 / 102
- 间谍之死 / 120

怪案探案

- 被阻止的婚礼 / 136
- 被“软禁”的军人 / 147
- 寻找“海底之心” / 157
- 神秘的书稿 / 169
- 吸血的妻子 / 182
- 三个同姓人 / 194
- 石桥附近的女尸 / 206
- 怪诞的教授 / 222
- 神秘的凶手 / 233



房客的真面目 / 244

破教堂地下室 / 251

吝啬鬼妻子的“私奔”案 / 262



最后的致意

寄来的包裹里有两个人的耳朵；租房的房客有不可思议的行为；一夜之间，全家人不是死就是疯，一个个神秘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



死亡追踪

我从笔记本里看到这样一条记载：1892年3月底，寒风呼啸的一天，就在我们吃午饭时，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，并马上回了电。他也许在想问题，因此一直沉默着，我这样判断的原因是看到他在壁炉前站着表情很沉重。他边抽烟，边看着那封电报，接着突然转向我，眼中有种神秘感。

福尔摩斯对我说：“华生，假如用文学家的思维解释的话，‘怪诞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答：“不平常，古怪，奇怪。”

他不同意我的看法。

他说：“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意思，再深入一点，就有悲惨可怕的意思。我是因为你的那些经常折磨公众心理的文章才这么说的，我认为怪诞有更深的犯罪的含义。”

我惊奇地问：“难道电报中有这词？”

他大声读出电文：

碰见了难处理且怪诞的事，能帮助我吗？

斯考特·艾克尔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我问：“是女人还是男人？”

“女人不拍这种电报，此种电报得先付回电费。另外，要是女人，她自己会来的，肯定是个男人。”

“想见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可知道，自关押了卡鲁斯特以后，我是多没意思啊！我的大脑像部机器，没工作也不能制造产品。生活如此平凡，报纸又这样无味，咱们的生活也太可怕了。因此，无论现在有多么小的事情，我都想研究一下。听！人来了，咱们要见到他了。”

真的听到一阵脚步声。不一会儿，进来一个身材魁梧、长有花白胡子的人。从他高傲的气质和悲痛且带有怒气的脸上，可以看出，他的经历打破了

他原来的宁静生活。他一坐下，便马上讲起来。

他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碰见了件又奇怪又不愉快的事，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怪事，这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。我必须叫他们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。”

福尔摩斯很温和地对他说：“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你先坐下。请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能想到找我？”

“先生，我认为此事和警察没有一点关系。你听完此事，肯定会认为能管这件事。尽管我对私人侦探这种职业没兴趣，可是我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——”

“对，对。但是，为什么事情刚发生时你不来呢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下手表。

他说：“现在两点十五了，可你是在一点左右拍的电报，如果不能一下看出你是刚醒来就有了麻烦，那么就是你肯定没注意自己的打扮。”

那人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说得很对。我没想到要梳头整理，我最着急的是赶快远离那恐怖的房子。我到处去打听房子的事儿，结果呢？他们对我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早交了，并且说威斯特里亚一切都正常。”

福尔摩斯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。请不要像我朋友华生一样，先说结果，这习惯不好。请你冷静点，将事情的全过程和我说一下，好吗？我真不明白什么大事能让你这样优雅的绅士，不洗脸梳头，纽扣也不扣，就跑来求助了。”

那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，自己看了看，觉得衣服确实不整齐。

“先生，我这种打扮的确很不好。但我还是不清楚怎么会碰见这种怪事，太难以置信了。我会将整个事件都和你说的，你听后便会明白我为什么衣冠不整了。”

他刚开始讲这个故事，就听见楼梯上有一阵喧闹，荷得森太太进来了，她后面跟着两个非常健壮有点像官员的人。我们认识其中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，他长得很帅，声音具有磁性，算是一名猛将了。福尔摩斯和他握了手后，他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人，他是萨里警察厅的警长贝尼斯。

他看着那个男人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一直跟着他，结果呢，他来到你这儿了。你是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住在里街波汉公馆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们俩跟你一上午了。”

福尔摩斯问：“你们是因为电报才跟他的吧？”



“你说对了！我们就是因为那封电报一直跟到这儿的！”

“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请不要慌，我们就需要口供，关于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，他住在厄榭附近的威特斯里亚，你和我们说一下关于他昨天死去的一些情况。”

那男人听见这话，非常慌乱，脸上毫无血色。

“什么？他死了？！”

“是的，死了！”

“如何死的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可能是谋杀！”

“上帝啊！吓死人了！你——你是否觉得，这事和我有关系？”

“我们从他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信，从信中我们知道，你昨晚想在他那儿睡觉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哦？你在那儿睡了？”

他们此时取出了记录本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稍等，葛莱森警长，你们仅需口供吗？”

“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我们提醒你，有这口供我们就能控告你。”

“你们进来时，艾克尔斯先生正要和我们说这事的详细情况。华生，为艾克尔斯先生拿杯白兰地。这样，他就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。先生，讲吧！别怕，你就像刚才那样，当作这儿没人，非常清楚地讲给我们听。”

他接过白兰地，一口气喝完。过了一会，他的脸逐渐有了血色。他很紧张地看了一下那个记录本，便开始和我们讲述他的经历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个单身汉，特别喜欢与人来往，所以有好多朋友。麦维尔先生是个个体业的酿酒商人，在肯伯顿的阿伯麻尔楼房中住着。我不久前由他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，和大使馆有点联系。他的英语讲得很好，特别惹人喜爱，甚至可以说，他是我见到的最英俊潇洒的男人。

“我们俩很合得来，好像他一开始就挺喜欢我。我们刚认识的那天，他还去我那儿拜访我，并且好几次让我去他家玩，因为盛情难却，我就去了，也就是昨天晚上，奥克斯肖特和厄榭间的威斯特里亚住宅。

“我去以前，他和我说过一些他家的情况。他有个很忠实的西班牙仆人，能替他照管好所有的事，这仆人是他的管家，英语也说得很好。还有一个在旅途中得到的混血种厨师，他做的菜非常好。我记得他曾和我这样说过：“萨里中心竟然有这种房子。”其实那时我和他的想法一样，尽管它比我们想

象的更奇怪。

“我坐车到了厄榭南面，那儿距厄榭两英里左右。房子后有条大路，那房子特别高大，房屋前有长满杂草的矮灌木丛，灌木丛中有条很难分辨的车道。这很明显是一所老宅子，由于很久没人修了，因此到处都很破烂。我们的马车经过了一路颠簸，沿着弯曲的小道来到大门前时，我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。大门的漆像是经历了多少世纪一样，落得一块一块的。我那时想：我不太了解这房子的主人，这么来是否很蠢。没想到是他亲自给我开的门，并且好像非常欢迎我的到来。后来，他让一个男仆将我带进早就准备好的睡房去。这个脸黑黑的还有几分忧郁的男仆帮我拿着书包。我一进这屋，便发现这儿的气氛特别压抑。

“后来，我们就开始吃晚饭，主人看起来很殷勤，但我看得出他还有别的事。因为他有时候说话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他的眼神飘忽不定，好像没有一个让他觉得安稳的地方。他的腿在颤动，并且有时还咬指甲，一点也不专心，和我说话时东一句，西一句，看来心情很不安。我觉得那顿晚餐根本不好，主人和我说话也不投机，还有那个阴沉着脸的黑仆人，都快使我窒息了。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好像透不过气来。那时候，我好想随便找个理由回家去。

“我硬着头皮吃完这顿饭，对！我们快吃完饭时，仆人送来一张纸条。也许这纸条和你们要调查的事有关，我注意到主人的每一个神情，他看完纸条就更古怪了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。他自己呆在那儿抽烟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沉默着。我不知道纸条上写着什么，因此十一点多，我就睡觉去了。我刚躺下一会儿，加西亚就在门口问我：‘你按铃了吗？’我回答：‘没有！’房里那时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向我道歉后，就让我快睡吧，那时都快一点了。后来我就逐渐睡着了，并且一直到天亮。

“没想到，天亮以后的事更奇怪。我醒来一看表都快九点了，我昨晚告诉男仆八点叫我，他为什么不叫我呢？因此我便按铃叫仆人，可他没上来，我又按了几下，仍然没反应！我当时只认为是铃坏了，便赶忙穿上衣服去楼下洗脸，可到了楼下也没发现一个人。因此我大声喊叫，可仅有我自己的回音。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找人，发现只剩下了我自己，我便慌了。我记得昨晚加西亚给我指了他的房间，我赶忙去敲他的房门，仍没应答。我便推门进去了，可是从房间那整齐的被褥就可看出，昨晚根本没人住。他们全走了！那些仆人、厨师，全走了！因此我只好结束了对加西亚的拜访。”

福尔摩斯听完便哈哈大笑起来，并记录下了这件事。

他说：“先生，你的经历真奇怪，你能否告诉我们，从那宅子出来后你



又做了点什么？”

“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觉得他们是在耍弄我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用力关了门，便去厄榭了。经过询问打听，知道那是地产经营者爱伦兄弟的古怪别墅。因此，我想他是否是为了逃租，才这样愚弄我的。那时是三月下旬，也即快结账了，我去问了那儿的管理人，可管理人却告诉我房租早就交清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知道他是西班牙人，便去西班牙大使馆问了一下，可大使馆却不知道他，因此，我只好去找麦维尔，因为我第一次见加西亚是在他家。我看他还没我了解加西亚呢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此时收到了你的回电，因此就来找你了，我清楚你能解决许多难题。但是，警长先生，听你说好像还有一件悲剧发生了，请告诉我，究竟是什么悲剧？我对天发誓，我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并且除了以上情况，我什么也不清楚，更别说他是怎么死的了！但我愿意尽我的努力和你合作。”

“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”葛莱森警长很友好地说，“我们的推测和你说的很吻合。可我希望你回答一个问题，你曾说吃饭时有仆人送来张纸条，那后来那张纸条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那时专门留意了一下，他揉成纸团后扔到火里了。”

“贝尼斯先生，还有什么要问？”

贝尼斯侦探的脸很大，不过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为它增了不少色。他的红色皮肤非常结实，人很肥胖。由于满脸皱纹，因此那双眼便非常醒目。他边笑边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变了色的折叠纸条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这就是那纸条。他扔时太用力了，便将纸条扔在栅栏外，因此，没烧着，被我发现了。”

福尔摩斯显露喜悦，很赞赏他这么做。

“你检查时肯定特别仔细，否则，不可能找到纸条！”

“完全正确，我确实这样做了。葛莱森先生，我可以读出它吗？”

警长点了一下头。

“纸条是种常见的米色直纹纸，无水印的痕迹，仅有整页纸的四分之一，用短刃剪刀剪了两下，最少也折了三次，并用紫蜡封口，最后很匆忙地用一种很平整的椭圆在封口压了一下，是给住在威斯特里亚的加西亚先生的。上面写道：

用咱们自己的颜色：绿色、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右边第七个，第一个过道。绿色的粗呢。祝成功。D.

“这肯定是女人写的信，笔头很细，可地址用另一支笔或别人写的，你瞧，字体多粗大。”

福尔摩斯赶忙看了一下说：“这纸条多奇怪，你检查得很仔细，我很佩服你的作风。按我的推断，我认为这个椭圆的封印是个很平常的纽扣，别的东西不可能是这种形状。剪刀也是那种折叠式的指甲刀。剪得很短，咱们能看清剪开地方的折痕。”

那健壮的侦探此时笑了起来。

他说：“我听了你说，才知道我观察得再仔细，仍漏了个细节，坦白地说，我没有重视这张纸条，我只猜他们会干什么，并且和一个女人有关系。”

他们这样谈话时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坐在那儿看起来很不安。

他说：“很好，这张纸条就能证明我所说的话。可是我还想请教几个问题：加西亚先生究竟怎么了？他家出什么事了？”

葛莱森说：“至于加西亚，这很简单，今早有人看见他死了。在距他家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的一块空地上看见的，他的头被打开了花，是用沙袋或那一类东西用力打的，打死后又一直打，一直把他打成肉酱。作案既残忍又狡猾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点痕迹或线索。”

“死者身上的东西是否被抢走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愤怒地说：“这太——太想不到了，也太可怕了。我拜访的人无论因为什么半夜外出，却遭到了这么残酷的横祸。我和这事没有一点关系，先生，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”

贝尼斯侦探说：“很简单。因为我们在死者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你给他写的信，信上说你昨晚要在那儿睡觉，可房间的主人正好是昨晚死的，所以我们怀疑你。也是通过这封信，我们才知道死者是谁、住在哪儿。因此，我们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他的家，也即你昨晚住宿的地方。在那儿我们也没见到人，到处都很安静，于是我们就起了疑心。”

“我和葛莱森一个在伦敦找你，一个仔细检查那所大宅子，最后我们会面后一同来到了这儿。”

葛莱森站起来说：“艾克尔斯先生，请你现在和我们合作，去警署走一趟，写下你刚才所说的话来当供词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说：“当然可以了。但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依旧希望你能帮我查清事实的真相，我将会非常感谢你。”

福尔摩斯转身和那位乡镇侦探说：“首先，我们来一起研究这个案子，行吗？”



“和你一块工作，我们将非常荣幸。”

“从你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很佩服你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条理。你能和我说说死者遇害的时间吗？你们大概认为什么时间？依据呢？”

“昨晚一点以后在下雨。我们认为他一点以前就在那儿，也即在下雨之前就死了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大叫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上帝啊！绝对不可能，你们记着我刚才说一点时他正与我谈话呢！”

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：“是挺奇怪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”

那位侦探便问：“怎么有可能呢？你发现新情况了？”

“从咱们所知道的看，此案也不太复杂，就是有点怪怪的趣事特征。”

“我只有仔细检查过现场后，才能说出推断。贝尼斯先生，检查这房子时，除了一张纸条，你再没发现别的有趣的东西？”

这位侦探很惊奇地看着福尔摩斯。

他说：“对，先生。就像你想的一样，我发现几件很有趣的东西。我给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，再和你去那所宅子看一看，行吗？”

福尔摩斯按了一下铃：“好的。荷得森太太，麻烦你送出这几位先生，并且，让听差赶快把这封电报发出，叫他先把回电费付了。”

那几个客人分别走了，房里安静下来了。

福尔摩斯就在这一会儿的安静中静静地抽着烟。他紧锁着双眉，前倾着盯着一个地方。突然转过身对我说：“亲爱的华生，你怎么想这件事？”

“我不明白为何艾克斯斯要撒谎？”

“你怎么认为他是撒谎？”

“你看那宅子昨晚一个人也没有，我看他们是商量好杀了主人，再逃跑。”

“你的想法也有可能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果是仆人们要害他，怎么非要在一个有客人的晚上暗杀呢？这不是成心露馅吗？”

“另外，这一个星期的其余几天，都没有客人，可他们那时候怎么不动手呢？”

我说：“对呀！他们为什么要逃呢？”

“是！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他们这样做肯定有原因。另外，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斯考特·艾克斯斯的那些话，尽管那话是真的！”

“现在，怎么解释这两种情况呢？先说那张奇怪的纸条吧，咱们如何假设呢？假如咱们听到的和假设一致，那肯定是一场阴谋，那么我们的假设就是对的。”

我急忙问：“那咱们的假设是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否记得，当事人曾说这是一场恶作剧，咱们不能相信这种说法，这简直是一场阴谋。”福尔摩斯微闭着眼睛在椅子上坐着。

“这事没咱们认为的那么简单，它又复杂又严重。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吧，华生，将艾克尔斯骗到威斯特里亚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”

我问：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华生，别着急，仔细地逐渐研究。我奇怪的是，艾克尔斯和受害人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很好的友谊呢？并且西班牙人较主动？”

“他这么做肯定有原因。他们刚认识的第一天，他便从伦敦的这边到那边去看望当事人，并且后来和他的关系也都很密切，这种做法很奇怪。”

“他认识艾克尔斯有何目的？艾克尔斯能替他干什么呢，并且还把他请回家？”

“你发现艾克尔斯有特殊魅力吗？他反应快？聪明？机智？全没有！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”

福尔摩斯两眼发光说：“咱们当事人身上难道有哪样东西值得信赖？哦！有种东西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东西？！”

“你看，艾克尔斯是个很正统的英国人，能使另外的英国人留下很深印象，他是个人证！

“我们清楚地知道两位侦探很相信他的话，尽管他说得很不连贯。”

我问：“作为人证，他见证什么呢？”

“假设昨晚的事情不是那样的，而是另一情况，那咱们的当事人便是个很好的见证人，他能证实所有一切。华生你还有别的想法吗？”

“他能作西班牙人不在现场的证明？”

福尔摩斯笑着说：“是，你说得一点没错，他让咱们的当事人证明他那时正和当事人在家里说话。我们能否这样假设：假设那个西班牙人和仆人们一起计划这个阴谋。假如在一点前就想到达那地方，那他们仅有一种办法——”

我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表，在表上做了手脚。你想可不可以这样，他们将表拨快一个小时。艾克尔斯睡觉时，其实还不到十一点，艾克尔斯和加西亚说话时，表指着一点，其实还不到十二点。

“假如加西亚顺利完成这些事情后，并在某一时间赶回来，那么法庭上的什么控告都无用。我们正统的英国当事人便会替他作证，保证他一直和他在屋里说话。”



我说：“对，对，但仆人们怎么也不见了呢？”

“我们只能猜测到这些。假如仅凭这点材料和假设来思考问题，怕是不太全面。经过努力，任何困难都能解决。”

“咱们先不说这个，那如何解释这封信呢？”

“信！上面写着：‘咱们自己的颜色：绿色、白色。’是否和赛马有关系呢？接下来：‘绿色开，白色关。’有关有开，也许是信号。‘主楼梯，右边第七个，第一个过道。绿色的粗呢。’这肯定是约定的地方。”

“这是否像一个妇人给情夫写的。非常吃醋的丈夫也许在约会那儿等着。这活动很冒险，你看，并写着‘祝成功’。‘D’——这也许是如何入门。”

“那房主是西班牙人。‘D’是指西班牙极平常的女人名字多洛蕾丝。”

“华生，你猜得很好，可难以成立。西班牙人有个规矩，如果两个西班牙人通信，不用英文用西班牙文。所以，是英国人写的信。”

“华生，我们先歇着等那位细心的警长吧。”

“咱俩应很庆幸，这件怪事打发了咱们无聊的日子，使咱们充满了激情。”

我们收到了回电，可萨里警官仍没来。福尔摩斯迅速看完回电，正要将它夹入笔记本。他一下看见了我充满渴望的眼睛，所以笑着递给了我。

他说：“咱们这次可掉入贵人的圈子中了。”

我急忙打开电报，写着：

丁格尔的哈林比爵士；
奥克斯肖特塔楼的乔治·弗利奥特爵士；
帕地普雷斯的治安官海尼斯·海尼斯先生；
福顿赫尔的詹姆斯·巴克·威廉斯先生；
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；
内特瓦尔斯林的约舒亚·斯通牧师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这电报给咱们缩小了范围，对咱们不利。贝尼斯警长肯定开始了行动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说的。”

“哦，华生。咱们刚才假设过，死者吃晚饭时收到的条子是情人的幽会或朋友的约会。现在这回电，能证实开始的假设是对的。”

“原因呢？”

“因为想赴约，因此他得到‘主楼梯’，在第一个过道中，找右边第七个‘房门’。那么多房门，房子肯定挺大。同样，这暗号中的房子在奥克斯肖特

附近。”

“原因呢？”

“加西亚很明显向那儿走去。假如按咱们以前的推测，他肯定想在一点前回到威斯特里亚住所，并让咱们当事人证明他不在场。

“奥克斯肖特附近只有那么几座大房子，因此给艾克尔斯说到的那个房地产管家拍了那封电报。你刚才也看了，这儿仅有些地址和人名，可我们也正要找这儿。”

贝尼斯和我们在一个很美的傍晚来到了这安静的地方，我们三个人在厄榭的萨里村吃了点蛋糕，又去寻找今晚的住处。

天上下起了细细的小雨。三月末的这天没有月亮，一片漆黑。这儿没有人烟，到处都是杂草，很恐怖。我们去了威斯特里亚寓所，周围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。我们就这样走，在黑暗中，大约走了12英里，路的尽头是木质的一扇大门。门内有弯曲阴森恐怖的林荫小道，隐隐约约地能看见不高的一间小房屋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那小屋也十分可怕，从窗子中仅透出绿豆一样大的灯光。

贝尼斯对我们说有名警察值班。我们想敲窗子，因此慢慢地来到屋前的草坪上，贝尼斯轻轻地敲了一下玻璃，此时，我们都被屋里的情景吓了一跳。

由于玻璃上有水汽，我们看不清楚，但在模糊中看到椅子上跳起一个人，接着就是一声尖叫，我们禁不住都向里看去。

那位值班警察很长时间后才拿了支蜡烛站在门口。他的脸色苍白，手一直在颤抖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很明显是被吓了一大跳。

贝尼斯关切地问：“瓦尔特斯，怎么了？”

这位警察看到我们松了口气，拿手帕擦了一下额头，紧接着和我们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，警长，看见你我很高兴。今晚非常糟糕！好像我的神经错乱了。”

“瓦尔特斯，你说什么？你的身上有神经吗？”

“对，警长。我一个人在这阴冷又恐怖的风子里，刚才被厨房里的怪东西差点吓坏，你一敲玻璃，我以为那东西又来了呢！”

“你究竟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鬼！就在这个窗口！”

“什么在窗口？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

“或许两个钟点前。天刚黑，我在火边的椅子上看报纸，一抬头看到那个窗子下边有张脸，那脸太吓人了。很难忘记！我晚上一定会做一场噩梦！”

“作为一名警官，瓦尔特斯，你可不要说这种话！”

“是，先生，我清楚！但他确实特别吓人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以前没这样



怕过。”

“那是张什么样的脸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种颜色，说黑也不黑，说白也不白，那奇特的色彩就像是掉在泥土中的牛奶，你的那张脸没它一半大。他那突出的眼球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还有一口白牙，简直是只饿狼，那副凶样很难让人忘记。当时吓得我一动也不敢动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他就像立刻会向我扑来一样。但瞬间他又消失了，我急忙跑出房外，感谢上帝，外面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瓦尔特斯，假如我不了解你，我就会把这事当作你的耻辱。即使是鬼，身为一名警官，你也不该这么害怕。至于没看到他而感谢上帝，这实在是罪过。你的神经有问题了？是看错了吧？”

“不，他没看错。”福尔摩斯说着便迅速点着他的袖珍小灯，来回地在草地上走着，“我现在觉得他是个大个子，穿十二号鞋子。”

“那个人去哪儿了？”

“好像穿过草地去了大路。”

“好吧，他既然已远去，也就没必要管他是什么人，想做什么了。我们来这儿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做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先带你检查一下这旧宅子！”

于是我们便检查起了这幢房子。

我们搜查了每个起居室及睡房，但没发现一点异常。因此，我们认为来这儿的房客也许什么也没带。

从房子到细小的任意一件东西，全部是租的，没留下一点儿痕迹。可是，他们留下了些马克斯公司产的衣服，但当用电报查完后才知道，这没有一点用。马克斯仅记着买衣服的人付钱特别爽快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另外，还有点小东西——几本小说，且有两三本是用西班牙文写的；几个烟斗；一支老式的左轮手枪，一把旧吉他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

“在这儿我们什么也发现不了！”贝尼斯拿着蜡烛，带着我们出入于各个房间，厨房在前面，他说：“注意厨房了，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厨房的天花板很高，里面很暗，位于整座房子的后面。

很显然，厨房角的那个草铺是厨师过夜的地方。餐桌上堆满了盘子和昨晚用脏的餐具，盘里还有昨晚的剩饭。

贝尼斯问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他举高了蜡烛，我们看见橱子背后有个很古怪的东西。它又皱巴又干瘪，也不知究竟是什么，像个小人，是皮质的黑颜色。

我一开始以为是黑人小孩儿经过了干燥处理，再一细看，却像个猴子，就是有点变了形，他胸前有两串白贝壳。这究竟是人还是动物呢？